

杜甫

■ 刘小川

1

唐代诗人中，有一个人好像一直是皱着眉头生活的，这个人名叫杜甫。他瘦而高，拄着一根拐杖，走路慢吞吞，活像人们形容的老朽。他的眼睛是向下的，有时还半闭着，看上去昏昏欲睡。这双眼睛却能看见普天下的倒霉事儿，好比观音菩萨能看见人间的苦难。所不同的是，观音菩萨法力无边，能含着动人的微笑救苦救难，而杜甫，只能眉头紧锁，把无边的苦难写进他浩如烟海的诗作。

他有一首诗，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开篇就说：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秋日里天高云淡，杜甫不写诗。阴风刮起来了，灵感却随风而至。人霉水都磕牙，秋风欺负他，卷走屋上的三重茅草。“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胃长林梢，低者飘转沉塘坳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，忍能对面为盗贼，公然抱茅入竹去……”

杜甫真是霉到家了。成都这座草堂，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。秋风萧萧，小孩儿抢得茅草嘻嘻哈哈，他干瞪眼，“唇焦口燥呼不得”。茅草多半是化作柴火了。阴风方去，黑雨又来，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。

布衾多年冷似铁，娇儿恶卧踏里裂。
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。

娇儿恶卧，老棉絮蹬出大窟窿。杜甫彻夜听漏雨，狼狈相可想而知。时值“安史之乱”，杜甫避乱于成都。长夜沾湿，忧家忧国，憔悴诗人盼天明。胸中的诗源源流出，应和着、抵挡着欺负人的绵绵秋雨。结句陡起，喊出中国读书人的豪言壮语：

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

呜呼，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

这首诗，堪称杜甫本人的素描，涵盖一生。

此间他又写《楠树为风雨所拔叹》、《枯棕》、《病橘》等，单看诗名，已知心境。

他是中国的苦难诗人，集个人、国家、民族的苦难于一身。

依我看，苦难二字，比现实主义这类词汇更能抵达他。

他未能活满六十岁，死在洞庭湖里的一条破船上。他饿了几天肚子，据说是猛吃牛肉撑死的。郭沫若先生考证说，那是病牛，牛肉有毒。如果此说成立，那么杜甫既是撑死的，又是毒死的。

本文只想追问一个问题：杜甫那双眼睛，为何能看见那么多的苦难？

杜甫字子美，河南巩县人，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家族荣耀：西晋名将杜预是他的远祖，武则天的显官兼名诗人杜审言则是他祖父。他在家人的影响下，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，一辈子向人夸耀。中国人的家族意识浓厚，杜甫的家族意识又浓于一般人。理解他的内心世界，这是一把钥匙。浓郁的家族氛围，弥漫了他的童年。弗洛伊德讲：童年的经历将影响人的一生。

杜甫之于家族，也许和李白正相反。李白的家族意识是隐性的，或可称做潜意识。

杜甫的母亲崔氏，也出自名门望族，生下杜甫没两年，患病死去。不过，她在天堂会看见，她历经磨难的儿子将是如何的出类拔萃。

杜甫早年丧母，却有不少散居各地的舅舅。他写诗颂扬：“贤良归盛族，吾舅尽知名。”可见他的舅舅们大都出色。

而在父系这边，有个叔父名叫杜并，是杜审言的次子，十六岁那年干了一桩大事：用短刀猛刺陷害父亲的仇人，当场被人活活打死。那仇人伤重不治，临死哀叹说，早知杜并是孝童，他也不跟杜审言结仇了。杜并的生命停止在十六岁，声名却在杜氏宗亲中代代相传。杜甫到晚年，仍

以杜并的侄子为荣。

这件事，冯至先生的《杜甫传》有详细记载。冯至是现代著名诗人，他写杜甫，不乏出色的地方。不过，他认为家族故事对杜甫只有消极影响，“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，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。”是什么成就了杜甫呢？冯至转而说到社会，以社会决定论锁定杜甫。这个关键处，冯至先生的结论显然欠思考，抹掉了杜甫之为杜甫的个体特征，让我们只见林子不见树。

这类常见的、针对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，遮蔽了若干年。

我倒是觉得，家族的背景，对杜甫的成长举足轻重。

杜甫年幼多病，母亲去世了，父亲忙着做官，他寄居洛阳的姑母家。病弱的孩子看世界，和健康小孩儿不一样的。洛阳，武则天执政时改称周都，经营它二十余年，繁华仅次于长安，胡人、外国人随处可见。胡人在街头活蹦乱跳，寒冬互相泼冷水，欢度他们的泼寒节；跳得忘形时，裸体狂叫，汉人人为之侧目，朝廷出面干预。

杜甫大约五六岁，牵着姑母的手上街，东张西望，一惊一咋。他是容易受惊的男孩儿，到郾城看了一回公孙大娘的“剑器浑脱舞”，终生不忘。年轻漂亮而又健壮、充满野性的公孙大娘，是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，她持双剑，着戎装，巡回各地表演，在中原刮起了大漠雄风。她本人是有鲜卑血统的。

有“草圣”之称的张旭，看公孙大娘跳剑器浑脱舞，悟出神韵，草书才大为长进。

杜甫看见了什么呢？

过了五十年，他写诗回忆说：“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！”

可能是因为公孙大娘节奏太快，动作太野，杜甫受了惊吓，小脸蛋失色，以己度人，觉得围观者个个沮丧，天地也为之久久低昂。

这首著名诗篇，带出了杜甫的身心特征。学者们大都一掠而过，不予深究。

杜甫生活在姑母的温情中。可能在三岁时，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，姑母尽量多地

照顾他，儿子却丢了性命。杜甫隐约有点记忆，长大后别人提起，讲述细节，他泪流满面，刻骨铭心。姑母去世，杜甫为她守制居丧，视同亲生母亲。他看待世界的温和的目光，和早年的这些记忆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在今天，既要看到社会，更要看见人性。

杜甫七岁写诗，九岁练大字，废掉纸笔无数。他具有乖孩子的那种勤奋，和李白神童般的勤奋有区别。明朝人胡俨，在内阁见过杜甫的书法，形容为“字甚怪伟”。而杜甫在诗中议论书法：“书到硬瘦始通神。”

硬瘦二字，倒像杜甫自己的风格。人们形容杜诗，通常说：沉郁顿挫。不硬不瘦，何来顿挫？

赖有姑母的悉心照料，杜甫的身体一年年好起来，性格也随之开朗。他晚年追忆说：

忆昔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黄犊走复来。
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

杜甫对记忆有高超的复制能力，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：时间长了，许多人的记忆会走样，感觉会变形。杜甫自幼多病，才有对健康的特殊敏感：健如黄犊走复来。这首诗，写的是从病弱的童年向健康的少年过渡的那种欢欣。

一日上树能千回！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这样的，可惜现在……中学生小学生，一日上网能千回。

冯至阐释这首《百忧集行》说：“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。”这话令人费解。时代挤走了杜甫姑母的身影，而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位姑母如果稍稍偏点心，杜甫命都不在了，哪里还谈得上健康？至于所谓健康时代，我们到后面不妨睁大眼睛细看，它究竟是怎么个健康法。

杜甫从小衣食无忧。他的家庭，虽然父辈不如祖辈，但在社会上还拥有特权，享有尊严。比如免赋税、免兵役，逢节日遇大事，亲友纷纷上门。家庭朝着破落的方向，却是慢慢显形的，杜甫没啥感觉。父亲去世前，一切都不错。他不是个破落户子弟，心里没有这种阴影。鲁迅小时

候为父亲的病跑当铺，感受到莫大的羞辱，家道中落，从小康走向困顿，一辈子印象深刻。杜甫没有类似的经历。童年，少年，青年，他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，至少感觉上是这样。家族传说给予他自豪感和荣誉感，姑母给予他脉脉温情。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，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。他有一份异样的母爱，覆盖在他咿呀学语时母亲施与他的温存之上。他的“身体记忆”有双重母爱。

他长成了温文尔雅的小伙子，在洛阳结交名士，出入豪门。李龟年这样的头号宫廷音乐家，他见过很多次，后来写诗说：

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
公孙大娘的剑舞，李龟年的音乐，当时俱为顶尖级的艺术。杜甫有幸近距离感受，对他日后锤炼诗歌，多有裨益。

二十岁，弱冠之年，他将离开温暖的家，漫游天下。唐代士子漫游成风，“游”出见识，也“游”来前程。据说当时的考官，要看考生名气的，有名人或政要推荐的考生，考官将优先考虑。学子都是诗人，诗人们都在漫游。有钱人家的孩子，通常能远游。穷人的儿子，游的范围小，除非他有边游边结交富贵朋友的本事。帝国交通发达，物质丰盛而价格便宜，也给诗人漫游提供了方便。

杜甫第一次漫游，游到江南去，游了四年，求仕的目的并不明确。他有财力支撑，不管是来自父亲，还是来自姑母或舅父们。这一点与李白相似，虽然他远不及李白阔气。临行前，父亲和姑母可能叮嘱过他，他频频点头，可是一旦上路，游出去了，异地风物扑面而来，他会应接不暇、忘乎所以的。面容清瘦的小伙子，清澈的目光投向江南水乡。只身远游，将故乡远远抛在身后。目的不明确，感觉正好向世界敞开。白天在路上，夜里在床上，各种新鲜事儿纷至沓来。他游到苏州，游到绍兴，游到金陵，对世界充满好奇。他写诗并不多，我们无从捕捉他诉诸文字的

丰富的感觉。求官，写诗，尚未形成强烈的主观意志。如果杜甫二十岁就一门心思想做大诗人，那么他多半会成为小诗人。我依稀觉得，他是三十几岁落魄之后，才形成了上述两种意志。其实这正好。大诗人的出现，应该是丰富的感觉在先，强烈的意志在后。

立志太早，势必封杀感觉。

而眼下各艺术门类，意志铺天盖地，感觉一片萧条。人人都在求异，结果却是趋同。

可惜我们无从进入年轻杜甫的感觉世界。我们只知道，他读过了很多书，带着一颗备受母性呵护的温柔的心，漫游在温柔的江南。

这四年，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往往一笔带过。苦难诗人的生命中的欣悦，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。

四年后他回巩县，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，没考中。他不在意，打点行装又上路。这一次漫游齐赵，现在的山东与河北。他和司马迁、李白一样不考虑成家，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。

这似乎表明：他上次游吴越感觉蛮好。

2

杜甫后来写诗回忆：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。”他行头不错，像个官僚人家的子弟。此间他父亲迁奉天（陕西乾县）县令，继续做他的后盾。齐赵山水雄浑，民风粗犷，杜甫也为之一变，骑马打猎纵酒。据说他的酒量不同寻常，他直接描写喝酒的诗不多，是因为这类好诗被李白占了先。他写《饮中八仙歌》，表明他自己就是出色的酒徒。酒徒观酒徒，方能入木三分。李白是剑客，杜甫是射手。他箭法不一般，有诗为证的。他打猎的地方是在山东益都的青丘一带，茫茫野地，狐兔出没。他和朋友纵马驰骋，豪兴大发的时候，弯弓射月。从冬天到初夏，他盘桓青丘半年之久，狩猎的兴奋连接着野地的神秘与空旷。有时睡在草丛中，半夜醒来，满天繁星大如斗。

所有这些体验，无不构成诗意的元素。陆游总结说：功夫在诗外。伟大的诗人，他的生活是个整体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

杜甫二十五岁登泰山，写下平生第一首传世佳作：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历代诗人写泰山，此诗公认第一。泰山绵延横跨齐鲁，好个“青未了”，没有比这更贴切、更舒服的文字了。诗名《望岳》，在古代，山之高而尊者称岳，泰山为五岳之一。

此后数年，杜甫仍在齐赵漫游，年谱上是空白。

两次漫游，七八年的时间，杜甫的生活细节令人费猜想。犹如考古工作，凭借一鳞半爪就要忙一阵的，还得展开想象。杜甫这几年，文学史一般概括为“裘马清狂”，这也挺好。持批评态度却没有必要。大诗人过点好日子，让我们这些伟大艺术的受益者能为他感到欣慰。何况，没有好日子，哪来坏日子？如果杜甫生下来就遭遇兵荒马乱，他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缺乏生活的幸福感，对苦难的敏感会大打折扣。

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，杜甫恣意漫游，年轻人朝气蓬勃，感受着帝国的繁荣：

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
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
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
……

当时，山东的丝绸天下第一。商贾不绝于道路，诗人们随意远行。豺虎既指野兽，又喻剪径的歹人。全国治安状况良好。男人乐于躬耕，女人栽桑养蚕，家是完整的家，没有突如其来的城市化让大批农民年复一年仓皇出走辗转异乡。

从此诗看，年轻杜甫的心境是非常阳光的。

帝国浓重的阴影，尚未进入他的视野。未入仕途，很多事他也不知情。

这近十年的时间，杜甫身边大约有过女人。如果杜甫碰上一位红颜知己，他该怎么办呢？可以设想，他不会带回家：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李白娶谁自己作主，杜甫不可能这么干。

杜甫二十九岁回老家成亲，夫人姓杨，名字不清楚。她父亲的名字倒传下来了：杨怡，官居司农少卿，地方政府管钱粮的副职。正卿为正职。由于两个因素，杨怡的名字流传至今：首先他是官员，其次他是男人。

即使在唐代，即使是杜甫的妻子，杨氏也未能向我们亮出她完整的名字。

杜甫自立门户，在洛阳偏北的首阳山下开辟了几间窑洞。杨氏为他生儿育女，家庭生活充满了温馨。窑洞冬暖夏凉，布置考究，杜甫参与了开辟“土室”的全过程，包括挥锄挖洞。洞前有个宽敞的坝子，摆酒待客，小孩儿嬉戏，夫人含笑忙碌。杨氏的年龄，当比杜甫小十几岁吧？她也算大家闺秀，我们不妨推测她长得漂亮，皮肤又白又细腻，两条长长的玉臂，一头浓密的乌发——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”。温情脉脉的丈夫，漂亮而贤惠的妻子，各自都有官员父亲的支撑，不愁日常用度。这样的生活，持续了三年光景，杜甫的幸福可想而知。晚年在成都，在夔州，他经常写诗回忆。姑母和继母在他婚后不久相继去世，他为她俩守制居丧，撰写祭文、墓志铭。杜氏大家族，他无疑是文采最好的。为此他受到长辈的夸奖、平辈的尊敬、晚辈的仰慕。他不无自豪地说：“诗是吾家事”。可见写诗是家学的重要内容。他在山东写下的《望岳》，已经在洛阳流传，也许传到了长安。

远祖杜预、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首阳山下，杜甫与光荣祖先的英灵同在。温馨的窑洞也是精神家园。

杜甫婚前婚后的生活，我认为是重要的。可是冯至先生认为不重要，用批评的语气说：“他又回到一个礼教家庭的气氛里，生活无从展开。”

怎么才算生活展开呢？是安史之乱提前到来吗？

作为个体生命，幸福总是好事。不能为了凸显杜甫的苦难，而将他的幸福打入冷宫。不仅冯至，当代众多学者也轻视杜甫的幸福生活。这么做，其实费力不讨好。苦难扎根于幸福，犹如冷色来自暖色。

生活的落差，带来感觉的丰富。

天宝二年（743年），三十二岁的杜甫再度漫游了。有家无业，毕竟显不出男儿本色。父亲老了，不可能给他永久支撑。他自己也着急，求官的意志变得明朗。他游到洛阳去，一待就是两年。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，他和李白相遇，写诗抱怨说：“二年客东都，所历厌机巧”。

这话有点蹊跷。杜甫为什么抱怨洛阳呢？

洛阳达官贵人多。长安的显贵们，大都在洛阳有府第，因为皇帝常到洛阳。碰上灾年，全国粮食歉收，皇帝就带着他庞大的官僚集团住到洛阳来，自称食粮天子。洛阳四通八达，不愁物质供应。天下士子奔前程，首选长安，其次便是洛阳。杜甫第三次出游，目标锁定洛阳，求仕的动机似乎不言而喻。童年、少年时代的美好都市，一下子全变了。人有多重面孔，城市也一样。杜甫奔走官府，怀揣父亲给他的那点钱财。他看见了口是心非，目睹了尔虞我诈。官场的常态，对他却是震撼。失望和厌倦随之而来。恰好李白过洛阳，杜甫慕名拜见，交上朋友之后，针对东都洛阳发牢骚了。

此时的李白刚从朝廷出来，人称李翰林。才高，名气大，怀揣玄宗御赐的金子，走路高视阔步。三十四岁的杜甫跟随四十五岁的李白，难免有些紧张。他竭力弄懂李白，渴望跟李白游。按常理，李白虽然在皇帝身边不甚得意，但是到民间摆谱，却有足够的资本。然而李白不能用常理推断的，这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永远目光向上，越过了金銮殿，朝着神仙。杜甫年龄小，质量也小，被李白所吸引，不由自主跟他游。唐代读书人，谁跟谁游可不是一桩小事儿。杜甫若是夹带了一点私心，希望跟李白游出名气来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李白仰望着神仙，杜甫仰望着李白。李白到哪儿，杜甫跟到哪儿，无论到开封附近采瑶草，还是渡过黄河，到山西王屋山寻找著名道士华

盖君，不闻仙人长啸，却听野兽咆哮。听说华盖君死掉了，两个大诗人，几乎抱头痛哭。不久，高适加入进来，三个诗人一块儿游，骑马佩剑，游到剑侠出没的宋州（河南商丘）去。杜甫很激动，用李白的口气写诗：

邑中九万家，高栋照通衢。
舟车半天下，主客多欢娱。
白刃仇不义，黄金倾有无。
杀人红尘里，报答在斯须。

所谓通都大邑，就是指宋州这类城市，州县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，数字巨大。舟车川流不息，各种口音都有。令人吃惊的，是杜甫笔下的杀气。李白自诩杀过人的，剑术了得。杜甫显然是用李白的眼光打量宋州。

寻仙，杀气，迷李白……此时的杜甫丢失自我了。

这种短暂的丢失，是为了赢得更丰富的自我。个体生命，往往暗藏这类诡计，近乎本能地朝着生命的更高形态。观察一群小孩儿玩耍、年龄小的追随年龄大的，很能见出端倪。一切优秀人物，都会经历丢失自我的过程。所以优秀人物会总结说：三人行必有吾师；谦虚使人进步；学习学习再学习……杜甫迷李白，与眼下追星族的瞎起哄是两码事儿。

秋天，三个男人到山东单县的孟诸湿地打猎。杜甫后来感慨：“清霜大泽冻，禽兽有余哀”。几年后高适从军，并成为著名的边塞诗人，他打猎的手段，想必不会输给李杜。

李白有一首《秋猎孟诸夜归》，其中说：“鹰豪鲁草白，狐兔多鲜肥。”杜甫替禽兽悲哀，而李白只知秋天的野味鲜美。旷野夜幕四垂，升火烤狐兔，李白大约是享用腿肉，吃得满嘴流油。杜甫、高适尊他大哥。他也不客气，拿了就吃。月亮升上高天，酒气弥漫开去，三个音容迥异的男人醉醺醺上马，扬鞭驰往宋州城。

这样的日子，我辈是只能追慕了。以人类目前的处境看，再过一万年，此景也难重现。二十年前我尚能背着一杆枪在林子里转悠，现在，不

可能了。

就生存的张力、生命的喷发而言，古人似乎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科技进步，全球化，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，尚须拭目以待。达尔文说：进化本身就意味着退化。活生生的生命，流光溢彩的个体，现在确乎少见。将来可能越来越少见。生活的统一模式抹掉差异……行文至此，我亦唏嘘。我是在水泥房子里，写茫茫大泽中的李白杜甫，黯淡的目光投向那熊熊火光。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，是尚能对伟大的生命展开想象。再过若干年，当人造物与互联网进一步覆盖这个可怜的星球，连想象都会失去凭据。

次年初，高适先告辞，游江南去了。

李白杜甫游至山东，在齐州（济南）分手。李白继续寻找神仙，而杜甫心忧前程。他转而投奔另一个姓李的男人：李邕。此人时任北海（山东益都）太守，名望在李白之上。开元天宝年间，李邕是全国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。他年轻时就冒犯过武则天，现在接近七十岁了，白发银须，声如洪钟。他的文章写得好，书法的名气盖过张旭和颜真卿。他认识的达官与名流成百上千，随手题字，润笔丰厚。他挥金如土，帮助过无数的穷朋友，每到一地，据说都能引起轰动。李白也曾拜谒他，写诗发牢骚。而见过皇帝之后，李白对李邕的兴趣减淡了。李白飘然寻仙踪，杜甫步他的后尘拜见李邕。

杜甫跟随李邕游起来了，从齐州城游到大明湖中的历下亭，同登鹊山湖对面的新亭。李邕大杜甫几十岁，地位名望更不用说，可他仅仅因为杜甫的一两首诗就高看杜甫，与之漫游，谈诗论文。单凭这一点，就表明李邕的心态很年轻，不拿架子。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男人的共同特征。其实，拿架子很不划算，僵化、固化、老得快——这也是古今中外善于摆谱的男人的共同特征。

李邕把酒论诗，历数当代诗人，从崔融说到苏味道（苏东坡的祖宗），佩服杨炯的雄健，批评李峤的华丽。杜甫紧张地期待着。李邕终于提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，称杜审言不错，风格既雄健又和雅。杜甫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离席，趋前，拜谢。

这段游历,对杜甫强化诗人意识,有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天宝初年杜甫从二李游,历时一年多。求仕的意志和诗人的角色意识同步增长。二者又混为一团,难分彼此,受难者与大诗人即将登场。这几乎一目了然,奇怪的是,涉及杜甫的文章,鲜有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。

天宝四年(745)的秋天,杜甫与李白再度相逢于山东,一起到袁州寻访道人隐士。他写《赠李白》:

秋来相顾尚飘蓬,未就丹砂愧葛洪。
痛饮狂歌空度日,飞扬跋扈为谁雄?

二人在山东揖别,从此天各一方。

时间显示出李白的分量。盛唐人物比比皆是,像李邕,更是堪称一流,但杜甫对李白的怀念,远远超过对李邕。李邕毕竟是官场中人,享有盛名,这盛名却是附加成分多。杜甫怀念李白,乃是杰出的个体本能地受到另一个杰出个体的强烈吸引,是生命对生命的最高礼赞。

李白赠诗一首,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,其中说:“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”,杜甫排行老二,故称杜二甫。李白人称李十二。他的诗集里,有人叫三十六的,估计是庶母所生。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,其热闹景象可想而知。李白是远离家族的一只孤雁,杜甫则负有家族的使命。

李白对杜甫,是否有大致相等的怀念,这并不重要。不必把李杜的友谊搞成双向对等。

杜甫下一个人生目标,锁定京城长安。

3

唐朝诗人,不到长安非好汉,既为求官,又为长见识。八世纪中叶的长安,乃是超一流的国际大都市,吸引胡人、朝鲜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、阿拉伯人。全城由110个“坊”组成,坊是方形建筑群,各有名称。坊与坊之间,交叉着笔直的街道。东西两市为繁华商业区,城北是皇宫所在地,高官的府邸如众星拱月。著名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,有考古专家说,它宽达一百四十二米,

可供数十辆四马高车并驾齐驱。这么宽的大街,古今第一。长安人家,几乎家家户户有院落,富人弄风景,穷人栽蔬菜。街市永远热闹,各色人等川流不息:和尚、道士、游侠、艺人、权贵与草民、良家女和烟花女……诗人们到了长安,才知道什么叫大千世界。

杜甫在长安,一般称为长安十年。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。

初到长安,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城北,出入豪门,气宇轩昂。后来逐年南移,四十多岁移至城郊少陵一带的穷人区,自称少陵野老。他本来有个晋升的好机会,因为唐玄宗已经发现了他的才华,可是有人从中作梗,导致他仕途不畅。他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,和这个人有极大关系。

杜甫到长安,作了两手准备,一是参加朝廷的考试,二是结交达官贵人。汝阳王李璣是唐玄宗的侄子,杜甫能到他府上走动,多半有某种背景。何人举荐却无据可查。杜甫的袖袋里,可能有几封举荐信的。他进京献诗《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》,前提是要踏进王府的门槛。二十韵,恰到好处,三十韵长了,十韵又短了。这是献诗的技术问题。唐朝风气如此,杜甫没啥难为情的。毋宁说他急于要敲开几道朱门。狂傲如李白,被皇帝召到长安,第一个动作,也是把他的得意之作《将进酒》呈给三品大员贺知章。

唐宋文人,其实很善于做自我宣传。好诗写给人看,求名求利不觉汗颜。文人羞羞答答,是明清以后的事。

杜甫写《饮中八仙歌》,不失为一张精心打造的名片,笔下要么是高官,要么是名人。

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阳三斗始朝天,道逢麴车口流涎,
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兴费万钱,
饮如长鲸吸百川……

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
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
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
挥毫落纸如云烟……

此诗一韵到底，奔放，自由。杜甫到长安感觉良好，可见一斑。他写的八个人，各得两句、三句、四句不等，唯有李白得四句。而把贺知章放在汝阳王和左相李适之前面，并不犯官场忌讳。这似乎表明，盛唐的统治，确有某些宽松。
翻车：酒车。移封：改换封地。传说甘肃的酒泉，城下有泉味如酒。《旧唐书》记载张旭：“每醉后，号呼狂走，素笔挥洒，变化无穷。”

中国人没有狂欢节。唐人狂放如此，也未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传统。眼下各类洋节在都市流行，独缺狂欢节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

唐人的狂放，说到底还是特权阶层的事。诗人有文化优势，以诗入仕，优势又变成特权。而庶民草民，衣食无忧就谢天谢地了，狂不起来的。

所谓唐帝国，不能单看人口、物价和城市规模，市井小民的精神状态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指标。

杜甫在长安的头两年，日子尚能对付。他住客栈，有时进入某个贵族的豪宅，待上十天半月。他献诗，换来吃住，吃得好也住得舒服。他手中有钱时，还跑到赌馆碰运气。赌了好几次，惭愧了，写诗为自己辩解说：“有时英雄亦如此。”可能他还逛青楼，却不似李白写在明处。他是常在城北富豪区走动的人，有些朱门敲不开，门槛高了，他进不去；他也不计较，踅入高墙之间的窄巷抹抹胸口。反正这些事儿没人知道。辗转朱门，似乎也是人之常情。想想谪仙李太白吧，吃过权贵多少苦头？

高官显贵虽多，却没人从骨子里欣赏杜甫，进而施以援手。欣赏他并帮助他的贵人还没有出现。老天磨砺他，先把他的命运交到小人手里。

天宝六年（747年），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却陷入一个弥天大谎。科举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考试，让三十七岁的杜甫碰上了。天下学子奔长安，竟然全军覆没。那个身居朝廷要职的小人，倒向玄宗贺喜：“野无遗贤”——乡野的人才都进了官府，一个不剩。那玄宗年事已高，又与二十多岁的丰腴佳人杨贵妃朝夕厮磨，空前的肉

体化，大脑迷糊。盛世君王的角色意识让他听谗言十分顺耳。皇帝迷糊，贤臣奸臣俱清醒，可是这种时刻，贤臣往往不敌奸臣。为什么？

一般说来，贤臣总是希望唤醒皇帝，而奸臣则充分利用皇帝的迷糊，施以催眠术，引导天子干蠢事儿。

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，这三种角色，绵延数千年。

杜甫作为普通考生，当然不知内情。他急了，改变策略，精心构思，写歌颂皇帝的大赋投进“廷恩匭”——这是一种广纳民间贤才的箱子，设于武则天时代。唐玄宗如同汉武帝，一看大赋高兴了，传令下来，让杜甫参加集贤院由丞相亲自主持的考试。杜甫喜出望外，信心十足赴考，笔试面试顺利过关，仕途在望了。考官祝贺他，考生恭维他。回客栈他一面喝美酒一面等消息，街上但凡响起锣鼓声，他就以为是报喜的队伍来了，箭一般射出去。

过了十余天，箭步改蹒跚，热望化为泡影。

又是那个小人，把杜甫的命运玩于掌股之中。杜甫的试卷呈给他，他看都不看，随手扔掉了。

小人名叫李林甫，时任右丞相。李林甫并不认识杜甫。他也不大识字，以错别字知名于盛唐官场，闹过无数笑话。他视读书人、尤其视文人为天敌。文人满口圣贤书，动不动就说什么苍生为重社稷为重，李林甫最讨厌了，他是凭着野兽的直觉行事的，恨不得把朝堂变成黑社会，架空皇帝，他做黑老大。官场一切小人，都有黑道人物物的生存特征。张九龄、严挺之、李适之、李邕、房琯……这些文人兼高官，全都被李林甫搞掉了。李邕是他派杀手杀死在北海任上，做过左相的李适之则被他逼死在宣城。他迫害仕途上的文人，又防止民间的文人进入仕途，双管齐下，收效显著。皇帝正昏睡呢，他杀一批整一批堵一批，皇帝听汇报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要等到安禄山谋反，起兵二十万杀向朝廷，这皇帝老儿才会从龙椅上弹起来。

凶神恶煞的李林甫，却是逢人三分笑，说话比蜜甜。成语“口蜜腹剑”，来自他在人生舞台

上淋漓尽致的表演。有证据表明,唐玄宗也是被他推进杨玉环的怀抱的。杨玉环原是寿王妃,天生丽质,李林甫想办法让玄宗迷上她。他从不读书,二十岁踏上仕途,从一个部门跳到另一个部门,献媚后宫,插足东宫(太子宫)。他培植的党羽,成活率惊人。几十年为非作歹,在玄宗的眼皮子底下混成了大魔头。老天安排另一个奸臣杨国忠收拾李林甫,巨额家产充公,所有子孙流配……本文以几百字打发他,实在不过瘾。这种小人的榜样,败类中的佼佼者,真该用几十万字来瞄准他,辨认他的弹跳空间,摸清他的生存路数,阐释并定位他。

只有“恶”被定位了,“善”的领域方能向人们显现……

杜甫考试考不中,集贤院的兴奋又昙花一现。

他陷入巨大的苦闷。

这一年的秋天长安多雨,杜甫霉到家了,衣服被子生了霉,下床便是青苔,出门踏水坑,积水中还生出小鱼。他卧病一百天,瘦得皮包骨头。身体坏透了,心情糟透了,如果不是牵挂老婆孩子,真想一蹬腿飘然西去。他快要死了,脑子里却有诗句晃动,发出阵阵哀声:“疟疠三秋孰可忍?寒热百日相交战”、“饥卧动即向一旬,敝裘何啻联百结。君不见空墙日色晚,此老无声泪垂血”。

而长安的富人们,正忙着欣赏雨中秋色。曲江,渭水,画船争艳。有车族有马族,很多人预料到来年的通货膨胀,跑到洛阳去了,成千上万的穷人哭饥号寒。所谓健康时代,百姓的生活原来不堪一击。

杜甫的富朋友,和李白有钱有势的朋友一样,患难时踪影全无。倒是一位叫王倚的普通朋友,把大病初愈的杜甫接到他家去,花钱请医生买补品,使他慢慢康复。

病榻上的杜甫,终于看见这几年自己在长安的真实身影:

朝叩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
残杯与冷炙,处处潜悲辛!

大病一场,跟死神照过面了,寻视周遭的目光会产生变化。这几句诗,道出多少文人的辛酸。

杜甫的“沉郁”,大约起于此时。下沉,沉积,过渡到沉静,携同忧郁、忧思、忧愤。仕途险恶人情冷暖,心凉了,转化为灵感的热能,诗语顿挫。

弗洛伊德把艺术定义为欲望的升华,殊不知,苦难也会升华。

杜甫的父亲可能死于这一时期。无人传消息。囊空如洗。他到山中采药,弄到街头叫卖,也卖给一些富朋友,避开他们嘲弄的眼神,坦然接过几个小钱。献诗,卖药,劳心又劳力,却是为了活下去。他从富人区走到贫民窟,眺望巍峨的大明宫兴庆宫,看看身边衣不蔽体苍蝇乱飞的流浪汉。他已经知道,什么叫饥寒交迫,他熟悉贫穷的所有细节。他自嘲饿不死,十天一顿饭,也捱过来了。长安城里他四处转悠,挎着宝贵的药篮子。是否摆过地摊,我们不得而知。

渭水上有座桥,称咸阳桥。士兵们为皇帝开拓边疆,一拨又一拨从桥上走过,刀枪指向远方的西域。杜甫几番站在桥旁,目睹军队走过。他想看什么呢?他可不是壮军威,为唐军出征叫好。他看见的,是撕心裂肺的送别场面:

车鳞鳞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
耶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阑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……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。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,千村万落生荆杞;纵有健妇把锄犁,禾生陇亩无东西。况复秦兵耐苦战,被驱不异犬与鸡……信知生男恶,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犹得嫁比邻,生男埋没随百草……

天宝年间,唐军疯狂开边:鲜于通攻南诏(云南西北部),大败,死六万人;高仙芝远征大食(阿拉伯),带去的数万人全军覆没;安禄山强攻契丹,又死六万人。朝廷不甘心失败,大募

新兵，连抓带骗送往军营。《资治通鉴》说：“于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声震野。”

盛唐离乱唐只一步之遥。这一步，却留给历史学家一连串的大问号。

杜甫写《前出塞九首》，直接追问统治者了：“君已富土境，开边一何多？”杜甫一眼看透皇权的要害处，追问它的逻辑，它的运行模式。

第六首铿锵有力，传为名篇：

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强。
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
杀人亦有限，列国自有疆。
苟能制侵陵，岂在多杀伤！

杜甫和托尔斯泰不同，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。他与李白同：乃知兵者为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国土够大了，为何年复一年搞扩张？以御敌为由，搞先发制人，这是强盗的逻辑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天宝八载，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，攻吐蕃石堡城，拔之，唐军卒死者数万。”

此间杜甫激愤，诗语高亢，却不像喊口号。大诗人能掌控情绪的节奏。他在咸阳桥徘徊，回到简陋客栈写诗。

他盯上人间的苦难。

天宝十年以后，过了四十岁的杜甫，在长安的日子小有起色。郑虔、岑参、高适等人相继来到长安。郑虔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，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却有人告他私撰国史，终身仕途不畅。二人常对饮，各发各的牢骚。郑虔的书画，曾受到玄宗的高度赞赏，可他官职卑微，有时饭都吃不饱。当初李邕一幅画能卖天价，郑虔为何卖不出去？只因他官小，又受过严重处分，能买画的达官贵人他攀不上。他画马送给杜甫，杜甫卖药请他喝酒。

长安的小酒馆，两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借酒浇愁。

岑参加入进来，方移至酒楼畅饮。岑参是与

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，在军中任职，境遇比杜甫、郑虔好。年近半百的高适官运更好。朋友们给杜甫资助，帮他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盖起房子，结束了京城流浪的日子。这位饱受权贵和客栈老板白眼的诗人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欣喜之情藏不住，动不动就自称“少陵野老”、“少陵布衣”。他与岑参、高适等人同登大雁塔，后世文人传为佳话。大雁塔当时叫慈恩寺塔，共七层，高达六十四米，是长安的标志性建筑。

杜甫把家人接到长安，可见他对未来信心大增。妻子杨氏，此时不到三十岁，大儿子宗文五岁，小儿子宗武未满周岁。杜甫曾回过洛阳，时间很短，却让妻子有了身孕。杨氏到长安，面呈喜色，宗文宗武蹦蹦跳跳。

杜甫对自己这些年的辛酸遭遇只字不提。

好男人都这样。

然而家里用度紧张，杨氏心中有数的。有钱买米无钱买盐，赊借是常事。偏偏这一年，绵绵秋雨又来了，一连下了六十多天，米价暴涨，很多人家顾不得御冬，抱着棉被挨饥受饿。杜甫不得不筹划，将妻儿送往奉先（陕西蒲城）投靠亲戚。

老婆孩子走了，家里变得空荡荡。杜甫深夜守着孤灯，写下一封又一封求职信。杨氏临走时，几番欲言又止，他心里何尝不清楚？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杨氏自从跟了他，七年了，没享几天福，却少有怨言。为前程，为家人，杜甫什么不能干呢？

盼星星盼月亮，盼来朝廷一纸任命，派杜甫到河西县担任县尉。到长安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。县尉系实职，专管衙役、捕快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刑警队长。唐代县尉多由进士担任，京畿县尉职位尤重。县尉有油水的，灰色收入数不清，捉人放人都能搞钱。

杜甫获此殊荣，却断然拒绝，为什么？

因为高适当过县尉，感触多，辞职了。高适写诗说：“拜迎长官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！”

长官面前，县尉是趴在地上的孙子，可他挥鞭猛抽老百姓，顷刻间又变成豺狼虎豹。

杜甫宁肯要饭，也不向黎庶挥鞭。

高适也一样。

中国古代文人,慈悲心肠是共同特征。所谓人文关怀,底层关怀,不是一句空话。文人读书多,有修养,目光能穿越各阶层,越过集团利益,投到百姓身上。虽受穷受苦,不改其志。历代文人做官,多有建树,多为良吏,这个现象值得深思。在今天看,人文领域向各级政府输送人才,其宝藏之丰,只会超过自然科学,而不是相反。欧美诸国,先例甚多。法国现任总理是诗人,德国前任总理是哲学教授,而美国的总统、要员多出自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耶鲁大学……

杜甫不做县尉,是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的小插曲,却足以令我辈对他的大品行肃然起敬。

杜甫采药度日。朝廷的任命,像吹过去的一阵风。

穷就穷吧……

天宝十二年(753年)的春天,杜甫在长安享受了一次视觉盛宴:他亲眼目睹一大群宫中丽人游曲江,踏青芙蓉苑。不知是偶遇,还是专程赶去看热闹。三月三为上巳节,宫中佳丽鱼贯而出,曲江边上姹紫嫣红。杜甫写下七言排律《丽人行》:

三月三日气象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
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

杜甫离佳丽近,皮肤都看清了。杨玉环和她的三个姐姐走在丽人队伍前边,佩环摇动,酥胸半裸。不难想象,一辈子忠君、又只身待在长安的杜甫,眼睛会睁得很大。杨玉环天姿国色,杜甫“惊艳”,是说得过去的。诗人钟情山水,而女人之美又在山水之上。可是我手上的几本书,都说《丽人行》是讽刺诗,揭露贵妇们的奢华。“态浓意远淑且真”这一句,注释俱云:这是说反话。

类似的导读,实属多余,好像我们看不懂似的。

杜甫接着描绘丽人们的服饰、她们吃腻的驼峰、迟迟伸不下去的犀牛角镶饰的筷子。笔峰一转,写杨国忠:“后来鞍马何逡巡,当轩下马

入锦茵……炙手可热势绝伦,慎莫近前丞相嗔!”

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,杨国忠继任右丞相。丽人踏青先走一步,他骑马随后赶来,大模大样的,下马直趋众佳丽。杨国忠是玉环堂兄,他和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有暧昧关系。《旧唐书·杨玉环传》有载。

杜甫这首诗,感觉是复杂的,有讽刺的成分,但够不上讽刺诗。杜甫善于写实,也包括感觉的真实。他写诗未必主题先行,他会忠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。换句话说,他有良好的艺术直觉。

次年杜甫得了一个小官职:兵曹参军,从八品,保管军用仓库的钥匙,被军官们呼来喝去,开门锁门。好处是有点俸禄,他不用去卖药了。门前喝酒,仓库里读书,倒也自在。余下一些银两,准备带给老婆孩子。

天宝十四年的秋末,杜甫赴奉先探亲,半夜从城里出发,天寒地冻,百树凋零。凌晨路过骊山,遥望华清宫,想象玄宗与杨氏兄妹正在宫中。《旧唐书》说:“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,国中姊妹五家扈从。每家为一队,着一色衣。五家合队,映照如百花之焕发。”

皇家哪有萧瑟秋天,皇家的冬天也是春天。

杜甫赴奉先,心情想必是愉快的,长安十年流浪,毕竟跻身仕途,少陵原上有个家。他骑马,昼夜兼程,耳边回响着华清宫的音乐。

漫天飞雪夜归人,多么兴奋!进柴门却听见哀嚎声:他最小的儿子刚刚饿死。

杨氏痛哭,四邻抹泪,他这做父亲的,老泪纵横心如刀割。

草草安葬了幼子,杜甫在奉先写诗,五百字一气呵成。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,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丰碑。

杜陵有布衣,老大意转拙。

许身一何愚,窃比稷与契。

居然成濩落,白首甘契阔。

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!

诗从志向入手，忧国忧民。四百字以后，才写到幼子饿死：“老妻寄异县，十口隔风雪。谁能久不顾？庶往共饥渴。入门闻号咷，幼子饿已卒……所愧为人父，无食致夭折。”

范仲淹名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。这在儒家精神中，堪称光辉夺目的核心价值。

中年丧幼子，杜甫却能看到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人，比失去田地的农民、到远方打仗的士兵强多了。他都这么悲惨，平民百姓又将如何？“默思失业徒，因念远戍卒。”

透过杜甫的身影，我们看见了托翁，把自己世袭的土地分给穷人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的列文，就是托翁化身。

杜甫对皇帝的忠诚，沉痛而坚决：“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难夺。”可是同样坚定的是他伟大的民间立场：“彤庭所分帛，本自寒女出。鞭挞其夫家，聚敛供城阙！”

意象改变印象，城里的大明宫、城外的华清宫都变味儿了。

纵观中国封建史，聚敛这类词，真令人感慨万端。巧取豪夺招数之多，之富于想象力，诗人们只能瞠目结舌。庶民小民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因其数字庞大，每次都是聚敛的主要对象。

由此可见，眼下传播最广、最能激动人心的和谐二字，分量有多重。

杜甫针对长安骄奢淫逸的权贵们，发出怒吼：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！

这首咏怀长诗，像是打开了一道巨大的闸门，杜甫瞄准苦难的声音一发而不可收，惊天动地。

长诗末尾他写到：“忧端齐终南，颓洞不可掇。”忧端指愁绪，它和终南山一样高。

李白被称为谪仙人，而杜甫则像上帝派到人间的苦难使者。他的忧思当即被验证：天下大乱已在北中国拉开了序幕。安禄山想当皇帝，在范阳（北京附近）起兵二十万，铁骑杀向洛阳和长安。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，战乱结束，唐帝国的人口从五千多万降至一千多万，近三千万人命丧黄泉。

安禄山是胡人，生得高大肥硕，体重三百三十斤，“腹垂过膝”，时常显得笨手笨脚，对人憨笑。他是唐玄宗封的惟一的异姓王，身居三镇节度使，手下兵力是唐军的三分之一，并且胡兵胡将多，骁勇善战。他的一举一动，表明他对皇帝绝对忠诚。他拜杨玉环为干娘，出入后宫，跪献奇珍异宝。玄宗亲切地叫他“禄儿”，以拍打他的超级大肚子为乐。

唐朝数州为一镇，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。

右相杨国忠，却不喜欢安禄山，两人常在皇帝面前闹别扭。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想谋反，屡次提醒玄宗，玄宗不听。杨国忠动员太子李亨和左相韦见素进谏，玄宗还是不听，认为杨国忠和安禄山搞不团结。杨国忠固然是奸臣，却不似他的前任李林甫是百分之百的奸臣。安禄山谋反，这件唐代最大的祸事，他始终清醒，令人诧异。《资治通鉴》的相关记载很详细，笔者读罢掩卷而叹：如果杨国忠和安禄山并非政敌就好了，玄宗听了他的话，三千万条性命可保平安。

问题出在玄宗。这老皇帝，迷糊得非常厉害了。迷神仙，迷谗言，迷杨玉环的玉体。他在位数十年，统治天下麻木了，甚至厌倦了。如同一个长期不患病的人，对疾病似乎并不反感。或如一位安全行驶超过十万公里的司机，可能由于“死亡本能”，潜意识趋向一场交通事故。总之，唐玄宗的麻痹思想值得研究：动用包括存在论、心理学、精神分析在内的诸手段瞄准他，而不是仅仅依赖教条甚多的历史学。

安禄山反，也是事起仓促。他本打算等到皇帝驾崩再起兵，有两个高级幕僚怂恿他，刺激他的野心。此二人，名字怪怪的，一个叫高尚，一个叫严庄。二人合力，为安禄山制造当皇帝的幻觉，于是，安禄山也迷糊了，提前造反，不顾他的儿女还留在长安。他率军杀奔洛阳，得知儿子被腰斩，女儿被赐死，竟大恸：“我何罪？而杀我子！”为报仇，他当即杀了一万唐军降卒。铁骑所过之处，见城屠城，烧房子，淫妇女，抢珠

宝，侵略者欢天喜地。城市与乡村，大路小路，“茫茫走胡兵”。

史思明也是胡人，干瘦，精明，擅长军事。一胖一瘦两个大魔头，横扫半个中国。仅三十三天，洛阳沦陷。

初，河北二十四郡纷纷亮白旗。首先奋起反击的，倒是以书法知名的平原（今山东平原县）太守颜真卿，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全然不惧，七千勇士殊死抗敌，并传檄诸郡，共筑长城。《资治通鉴》称他“首倡大义”。唐玄宗闻讯，狂喜，在宫中跌跌撞撞，大呼颜真卿的名字。

然而六月八日潼关一破，二十万唐军全线溃败，皇帝在长安待不住了，逃往四川。出京城狼狈之极，杨国忠跑到街上买来一块粗面烧饼，他一阵狼吞虎咽。嫔妃子孙抓饭吃，抢饭吃，老玄宗坐地长叹，涕泪交流。走到马嵬坡（陕西兴平县境内），禁卫军哗变，杀杨国忠，肢解其体；以钝器猛击左相韦见素头部，脑血迸流，侥幸逃脱性命。“六军不发无奈何”，玄宗赐死杨玉环，一代佳丽吊死在佛堂内，红颜苦挣扎，裙裾随风起，宛如变调的“霓裳羽衣曲”。

杜甫一家人，于天宝十五年的暮春加入逃难的滚滚人流。西北黄土地，百万难民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，望风而逃，今日向北明日向南。杜甫跌入荆棘丛，摔伤了腿，爬行艰难，老婆拉儿子推，半天前进一百米。眼看落入胡兵手，幸亏一个侄子，骑马奔出老远了，又返身寻他救他。如果侄子只顾逃命，杜甫凶多吉少。

一家人在陕西境内乱窜，小女儿饿得大哭，惹来猛兽长啸，所幸难民人数多，猛兽也踌躇。夏季雷雨大作，山洪又来了，很多人往树上爬，有胆小的，数日不下树，担心洪水突然袭来。杜甫与杨氏拖着二男一女，泥泞中连滚带爬，到郾州（今陕西富县）的羌村，群山环抱，惊魂稍定。酈读作夫。

玄宗“幸蜀”，跑到成都去了。皇权悬空，太子李亨急于上台，在宁夏灵武称帝，是为唐肃宗。杜甫既已安顿家小，闻讯后立刻启程向北，只身走延安，欲出芦子关（陕西横山附近），投

奔灵武。

战乱显忠诚，“葵藿倾太阳”，杜甫走荒山过野岭，挥剑开路，躲避豺狼，跟猴子争野果。奔向君王的力量如此之大，为国，为家，也为一己之前程。

杜甫千辛万苦，白天走小路，半夜潜入官道急行军，还是被胡兵捉去，押送长安。他又老又瘦又脏，头发胡子白且乱，叛军审问他，审不出一个所以然。他官小，名气小，没人认识他。而王维、郑虔等人反因知名度高，羁押在洛阳吃尽苦头。

叛军关他一段时间后，把他放了。

杜甫困在长安，不敢出城。时在九月，长安沦陷近百日，大屠杀已经过去了，劫后的京城惨不忍睹，到处都能闻到尸体的气味儿。断垣残壁下，曲江渭水中，头颅、断肢横陈，肿胀尸身漂浮。大屠杀发生在炎夏，艳阳照着成千上万的尸体，街巷堵塞，渭水不流。胡兵杀汉人，连婴儿都不放过。腐烂的尸身臭气熏天，胡兵又驱使汉人清扫战场。城北的皇宫禁苑、富人区，死者堆成山，从妩媚的小姐、娇生惯养的后生到仪表堂堂的老贵族。

胡人杀富人更过瘾，用大批骆驼运送珠宝，送往范阳老巢。

唐玄宗出逃时，只带了少许亲信：皇帝的行踪要保密。王公贵族，消息灵通的，未及逃走，落入叛军魔掌。长安这一劫，杀掉多少皇室宗亲高官大贾，史料没有确切数字。胡人以此威慑长安百姓。但事实上，几十万长安人没有被吓倒，抵抗运动迅速展开，袭击侵略者，骚扰占领军，下毒，放火，散布官军的胜利消息……为唐军名将郭子仪的大规模反攻作呼应。

杜甫大半个冬天躲在没人住的房子里，春日入夜溜出去，沿曲江潜行。忆及京都繁华，哭声陡起，又急忙捂紧嘴巴。

杜甫写下著名的《哀江头》：

少陵野老吞声哭，春日潜行曲江曲。
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？
忆昔霓旌下南苑，苑中万物生颜色。

昭阳殿里第一人，同辇随君侍君侧。

……

明眸皓齿今何在？血污游魂归不得。

清渭东流剑阁深，去住彼此无消息。
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
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！

此诗哀悼杨贵妃，不是讽刺，更不是揭露杨贵妃。注家偏要曲解，委实莫名其妙。杨玉环葬于渭水之滨，而玄宗远在剑门关内，彼此永无消息。后来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，哀怜相仿佛，显然受到《哀江头》的影响。清朝学者喻守真说，两首诗可以互读。

杜甫又写《哀王孙》，对落难的皇家子孙满怀同情，但诸多杜诗选本不取。把杜甫眼中的苦难加以分类，有失公允。国家民族遭劫难，富人的死，一样值得哀怜、哀悼。

杜甫忧思广大，能看见普天下的苦难。品读他，这是一个要点。

唐军与叛军激战于陈陶，丞相房琯指挥的四万人几乎全部战死，杜甫悲愤之极，写下《悲陈陶》：“孟冬十月良家子，血作陈陶泽中水。野旷天清无战声，四万义军同日死。群胡归来血洗箭，仍唱胡歌饮都市。都人回面向北啼，日夜更望官军至。”

四万良家子，从早晨拼杀到黄昏，鲜血染红了河流。而群胡得胜回城，唱胡歌饮美酒，腰间利箭，像血洗过一样。

妻子儿女在鄜州，生死未卜，杜甫写《月夜》，铁石心肠的男人，读了也会辛酸：

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

遥怜小女儿，未解忆长安。

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

何时依虚幌，双照泪痕干？

杜甫这首名作，写妻子杨氏在羌村的感受，闺中一词，却透出他的无限爱怜。贫贱夫妻共患难，彼此的思念皓如明月。

《春望》，则是忧家忧国的经典之作：

杜甫困长安近一年，情绪起伏，血脉贲张，写诗十余首，一半是名篇。他写苦难，发哀声，却并不令读者颓唐沮丧，表明他内心的强大。妻离子散，身陷叛军，东躲西藏，饱一顿饿一顿，非但没有击倒他，反而激发他滚烫的灵感。诗写得那么好，表达如此深沉，技巧一派天然。这个病歪歪两鬓斑白的瘦弱老男人，能量之大，谁能测量？

再说安禄山。这千刀万剐的狗东西，谋反之初就遭报应：儿子安庆宗，女儿荣义公主，两家人在长安被处死，几十口剁成肉酱。狗头军师严庄，灭三族，两百颗脑袋满地滚。安禄山起兵不久腹背就长恶疮，奇痒难忍，抓破了，臭不可闻，巨大的躯体像个垃圾桶。视力又急剧下降，不辨人与树。他在洛阳称帝，接受百官的朝拜，恶疮发作，双目突然失明，宦官李猪儿只得匆匆宣布退朝。百官大惊失色：这可是古今未闻的凶兆。安禄山朝思暮想的那张龙床，却根本躺不下去。于是每日狂怒、咆哮，挥舞斧钺追赶部下，将部下砍成两段，然后仰面大笑。高尚、严庄、李猪儿都遭他毒打。他儿子安庆绪认为有机可乘，指使李猪儿，将一柄利刃插入安禄山肥猪般的身躯。

安禄山发兵进攻他的义父唐玄宗，没想到死在自己儿子手上。他想当皇帝，儿子比他更想。那李猪儿，十岁就跟着他，伺候他，据说弄得一手好菜，把他养到一百七十公斤。

后来，史思明也是被他儿子杀死的。

恶有恶报。

而所有这一切，只为一把龙椅。安史之乱导致三千万人丧生，尸体堆起来，超过珠穆朗玛峰。安禄山史思明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只因私欲无限膨胀，带给全国血光之灾。

罗素曾形容拿破仑说：这个人，不过是拥有

让人死掉的聪明……在今天的法国，维克多·雨果的声誉，远远胜过拿破仑。

杜甫享有的声誉，应当在秦皇汉武之上吧？

这话题后面再谈。

唐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，接连打胜仗。肃宗李亨从灵武迁到凤翔，离长安很近了。杜甫心情激动，初夏溜出城西的金光门，奔向皇帝。他步行数日，昼夜疾走，穿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地带，从一座山偷偷爬到另一座山，耳听豺狼叫，眼见鬼火明。时隔多年，杜甫想起这一幕还心惊胆战。

他麻鞋破衣拜见天子，很快被封为左拾遗，是为谏官，又称言官，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、讲真话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。朝廷人才奇缺，像个草台班子。杜甫机会来了，只要认真干，揣摩皇帝的心思，几乎不愁升迁。

丞相房琯打了败仗，他的政敌趁机诬陷他，告他贪污。战争时期，丞相是不能贪污的，肃宗下令查办。杜甫刚上任就碰上这档事儿，经过缜密调查，认定房琯冤枉，于是上书给皇帝，言词铿锵如他的诗作。皇帝大怒，转而查办他，幸亏有人讲情，才勉强保住官职。

官场恩怨纠缠，杜甫不知深浅，挺身而出，将好好的前程毁于一旦。皇帝从此对他印象不好。这位一生忠君的臣子，却于政治隔膜，不懂官场的所谓游戏规则，壮怀激烈，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他的失败，和李白大同小异。

任左拾遗百余日，忽然无事可干。他被冷处理，没资格进言了。于是想到亲人——

八月，杜甫告假探亲，皇帝恩准。

皇帝二载秋，闰八月初吉。

杜子将北征，苍茫问家室。

……

东胡反未已，臣甫愤所切。

挥涕恋行在，道途忧恍惚。

从凤翔到瀼州羌村，六七百里山路，杜甫写诗，题为北征。全诗七百言，仅次于晚年写的《壮

游》。苍茫问家室，意境浑阔，映照“忧端齐终南，洞不可掇。”杜甫一生写了三首长诗，有如三条波澜壮阔的大河。

杜甫仍是步行，无马可骑，只是麻鞋换成了布鞋，一袭青袍权作官袍。日行数十里，他可能走了二十多天。与亲人阔别近一年半，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有个仆人跟着，年龄小他一半，却苦于追赶他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还追不上。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，野狗争尸，乌鸦乱飞。“夜深经战场，寒月照白骨”，可是官军毕竟打回来了，收复两京指日可待。

杜甫逃出长安时，不是急于回家，而是奔向皇帝，可见他求仕的意志是何等坚决。眼下官职在身，回家也让妻子高兴。杨氏带着三个孩子待在山沟里，她太苦了。

差点在凤翔获罪那一层，他将瞒下。

杜甫走累了，拄杖小憩，迎着初秋的山风掉下几滴眼泪，却又展露笑容，掉头追赶落日。

群山绵延，杜甫瘦而高的身影渐行渐远……

《羌村三首》，记录这次赴羌村与家人团聚。

峥嵘赤云西，日脚下平地。

柴门鸟雀噪，归客千里至。

妻孥怪我在，惊定还拭泪。

世乱遭飘荡，生还偶然遂。

邻人满墙头，感叹亦歔歔。

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

描绘乱世的亲人重逢，杜甫这首诗，平实而感人。一句“妻孥怪我在，惊定还拭泪”，包含了千言万语。“相对如梦寐”，传达出隐而不露、欲诉还休的酸楚。

《羌村三首》都是上乘之作，其三云：“群鸡正乱叫，客至鸡斗争。父老四五人，问我久远行。手中各有携，倾榼浊复清。”杜甫在羌村待了两三个月，写诗有渊明之风。我是这么感觉的，不知杜诗的读者们是否认同。

长安收复，老皇帝新皇帝相继返京，外逃的官员也纷纷回来，七零八落的统治阶层又抱团

了，又开始新一轮的倾轧。邀功，挤兑，陷害，百态纷呈。

杜甫举家迁长安，过了一段安稳日子。他官小，没人来挤兑他。王维、岑参、郑虔等人与他同在两省（门下省、中书省）任职，诗酒酬唱，不亦乐乎。战争还在继续，安庆绪把帝位让给史思明，史思明斗志高涨，几次和郭子仪战成平手。而杜甫在京城痛饮美酒，有当代学者就批评他不关心人民。这位学者的言下之意是：如果换成他，每一分钟都会想着苦难中的人民，不喝酒，不娱乐。然而情绪有起伏，有其自身的规律，杜甫若是按照他的公式生活，早都痛苦死了。我们最后读到的，就只有羌村三首，没有“三吏”“三别”了。

杜甫的好日子一晃而过。李林甫、杨国忠死了，朝廷又冒出一个宦官李辅国，把持朝政排除异己。杜甫被视为房琯一党，贬到华州（陕西华县）任司功参军，管礼仪庆典，医疗教育。似乎权力大，其实不然，那华州原来是没人去的穷山沟，办公桌上蝎子爬，苍蝇蚊子满天飞。积压了几个月的公文堆到杜甫手上，使他冲到山崖边发狂大叫。

叫完了，清扫办公室，赶走蝎子和苍蝇，埋头工作。

史料记载，杜甫在华州的工作卓有成效。

洛阳也收复了，杨氏带着孩子回洛阳老家：首阳山下那几间窑洞。次年初，杜甫把华州的事务大致理顺，向州官请了假，千里迢迢赴洛阳，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又匆匆返回。

可是战局多变，三月，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城。相州（河南安阳）大会战，六十万唐军全线溃退，每过一地，抢掠民宅，州官县官止不住。杜甫正在返回华州的途中，目睹了大混乱。唐军为补充兵员，又到处抓人，六十岁的老妇不能免。河南陕西，抓得鸡飞狗跳，十室九空。

杜甫身为政府官员，自以国家大局为重，可是他的眼睛，无法忽略民间的苦难。相反，他看得很细，完全是设身处地，感受百姓所感受到的一切。毋宁说，苦难对他的吸引，大于山川美女。这个悲天悯人的伟大的男人，他的眼睛所承受

的苦难，古今中外，罕有其匹。

5

杜甫过新安县，发现小孩儿也被官府拉去当兵。他发出疑问：“中男绝短小，何以守王城？”中男指十六岁以下的男孩儿，王城指洛阳。全县的男孩儿被集中起来，连夜送上前线，其中不乏十二三岁的肥男或瘦男。“肥男有母送，瘦男独伶俜。”一片哭声中，杜甫安慰几个瘦男说：“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我军取相州，日夕望其平……况乃王师顺，抚养甚分明。”

抚养分明之类，即使明知是谎话，杜甫也只能这么说。儿童上前线，哭死也没用，除了安慰，他还能说啥呢？

从新安到潼关的路上，杜甫碰上一幕，更是触目惊心，于是写下《石壕吏》。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
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门看。
吏呼一何怒，妇啼一何苦！
听妇前致词：三男鄆城戍，
一男附书至，二男新战死。
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。
室中更无人，惟有乳下孙。
有孙母未去，出入无完裙。
老妪力虽衰，请从吏夜归。
急应河阳役，犹得备晨炊。
夜久语声绝，如闻泣幽咽。
天明登前途，独与老翁别。

鄆城即是相州。河阳，今河南安阳市。唐军败于相州战役，退至河阳拒敌。

杜甫写实，一向洗炼，画面逼真。老翁急切跳墙，老妇慌张出门。官吏捉人，老翁逃走了，以为躲过一劫，殊不知老妇也被带走。“吏呼一何怒，妇啼一何苦”十个字，写尽情态。这老婆婆，勇气令人生敬意，这敬意却饱含苦悲。她的三个儿子，两个刚刚战死，为老伴她挺身而出，到军中去做饭，庶几可免一死。中国传统女性，

真足以用伟大来形容。老杜只是写实,甚至有点不动声色。老妇跟官吏走了,干瘪的身影没入茫茫夜色。这情景,凸显官吏狰狞、老婆婆昂首挺胸的无尽辛酸。跳墙老翁回家的情形,杜甫不着一字,却尽在字里行间。

诗人天明登前途,独与老翁别……

太阳出来,太阳落下,杜甫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。村落凋零,诗人憔悴。

按唐代颁布的律令:“六十为老”,杜甫后来未能活到六十岁,是因为他心中苦难太多——为抵御苦难,调动了太多的生命能量……

他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头上前线了:

四郊未宁静,垂老不得安。
子孙阵亡尽,焉用身独完?
投杖出门去,同行为辛酸。
幸有牙齿存,所悲骨髓干。
男儿既介胄,长揖别上官!
老妻卧路啼,岁暮衣裳单。

……

诗名《垂老别》,子孙都死光了,老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事实上,他为老妻活,躲不过兵役才出此豪言壮语。投杖出门去,拐杖没用了,他将拿起刀枪。他穿上了厚厚的甲胄,拱手别上官,却突然意识到,天冷了,寒风刺骨,哭倒在路旁的老妻衣裳单薄。官在上妻在下,老头在中间慷慨激昂。

他越激昂,我们越是辛酸。

笔者行文至此,心里翻波涌浪。

《新婚别》,又是别样一番凄凉:

兔丝附蓬麻,引蔓故不长。
嫁女与征夫,不如弃路旁。
结发为君妻,席不暖君床。
暮婚晨告别,无乃太匆忙!

……

父母养我时,日夜令我藏。
生女有所归,鸡狗亦得将。
君今往死地,沉痛迫中肠!

誓欲随君去,形势反苍黄。
勿为新婚念,努力事戎行。
妇人在军中,兵气恐不扬。
自嗟贫家女,久致罗襦裳。
罗襦不复施,对君洗红妆。

……

新婚的丈夫赴死地,新娘脱下嫁衣,洗去红妆,其坚决,透出天地为之低昂的悲怆。

读这样的诗,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,什么叫荡气回肠。

杜甫写苦难,笔底往往有豪气。豪气贯穿苦难,方有沉郁顿挫。豪气来自他的性格,他的遭遇,来自文化赋予他的非凡力量。读杜诗,不宜囿于形式,如格律之类。不懂他的内心,他的生命特质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白居易读懂了他,苏东坡读懂了他,所以才千方百计为庶民小民细民谋幸福。他们承前启后一路走来,竭尽全力,拓展良知与美感的空间,构建堂堂正正的中华文明。

何谓精神家园?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但愿今日,不要让它荒芜才好。

杜甫不唱高调,不避苦难,不走过场。他手中,既有望远镜,又有显微镜,更有透视镜。他没有观音菩萨救民于水火的无边法力,其大慈大悲,却如出一辙。

杜甫从河南走到陕西,悲悯人世间,他自己,也即将开始一生中最为遥远的大迁徙。

乾元二年(759),关中大旱,杜甫辞去了华州的职务,拖着一家人远走秦州(甘肃天水)。灾年物价高,他在华州那点俸禄,不足以养活六七口人。尽管他工作出色,但华州姓郭的刺史总是挑他的毛病,不涨工资还扣钱。朝廷又是那样,小人嚣张,新皇帝斗老皇帝……杜甫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。这一年他四十八岁。辞官意味着他不复留恋仕途。他有个从弟在秦州,听说那边雨水丰沛,庄稼长势不错,他就举家迁徙。此举带有逃难的性质,他可能打算从此务农。秦州是边陲重镇,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,汉族

与少数民族杂居，人口众多，听上去像个世外桃源。杜甫是这么盘算的：他能采药，宗文、宗武能下地，丰收了，不用上皇粮。杨氏善持家，一家人抱团，乱世活下去。杜甫想到了诸葛亮和陶渊明，写诗赞美这两位乱世高人。

在秦州住了三个月，筑居却不成，温饱难测。杜甫又听说同谷（甘肃成县）的土地更肥沃，盛产薯芋，填满全家人的肚子没问题，还有拔不完的鲜竹笋，采不尽的野蜂蜜……于是再迁二百里之外的同谷。岂知到了同谷，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儿。天寒地冻，山里没吃的，全家拾橡子充饥，拼命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芋。写信邀请杜甫到同谷的什么县令，见过一面就躲起来了，和秦州那个从弟一样。

杜甫贸然走他乡，过于相信亲朋，全家陷入困境。零下十几度，他穿不暖睡不着，每天凌晨出发，带着二十岁的大儿子，进山挖黄独。苦苦捱了一个月，眼看有人要饿死，杜甫和妻子紧张商议，决定长途跋涉，到天府之国成都。

他写诗感叹说：“无食问乐土，无衣思南州。”

一家老小又上路了。时在十二月，最寒冷的日子。

他沿途写诗，一直写到剑阁。

这一年里，杜甫从洛阳返华州，从华州到秦州，从秦州到同谷，从同谷向遥远的成都进发，几千里折腾，受冻挨饿，却是写诗最多的年份。秦州三个月，他写了八十多首诗。他辗转飘泊，遣兴抒怀，详细记录边塞风物、羌胡习俗，每到一地必写诗。我们不禁想问：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？换成其他人，愁都愁死了。也许是因为他见识过了天南地北的各种苦难，所以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在乎。他的精神承受力异乎寻常。他是皱着眉头的乐天派，对后世读书人影响不小。自己居无定所，还牵挂散落各地的兄弟们：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
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

杜甫一连三夜梦见李白，于是怀疑李白死

了，写《梦李白二首》：“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”

杜甫想念李白，一如念叨亲人。此人是个利他主义者，并且毫不勉强。为什么这样？研究他，应当刨根问底。

杜甫一家人，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成都。当时的成都，号称十万户，实际人口在二十万左右。繁华仅次于扬州，民间有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——成都又称益州。安史之乱，扬州也遭到破坏，而成都远离战火。唐玄宗曾经往那儿跑，现在杜甫对它寄予莫大希望。

次年春，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落成，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，眼下在成都，与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齐名。

有个表弟叫王十五的，在蜀中做官，他资助杜甫。高适在离成都不久的彭州做刺史，也常来草堂走动。杜甫有了一些朋友，朋友们赠树送花，草堂收拾得很舒服，一派勃勃生机。杜甫这个人，一旦有了喘息之机，快乐就来照面，诗心随之萌动。且看他描绘春雨：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
陶渊明懂得植物的“朦胧的欣悦”，杜甫也懂。诗人总像是自然的情人，细腻地欣赏她体会她，不会去算计她掠夺她蹂躏她。汉语的自然二字，深藏祖先智慧，它的源头性的含义为：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。这在当下的重要性、紧迫性不言而喻。

草堂邻近乡村，杜甫写道：

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。
自来自去堂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。
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
多病所须唯药物，微躯此外更何求。

杜甫在成都，靠朋友资助度日。老妻幼子皆自在，不复为柴米操心、因饥饿啼哭。何谓好日子？眼下就是好日子，一家子，一个都不少，还有吃有穿，有庭院，有“锦江春色来天地”，有“无赖春色到江亭”，有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……

一位崔县令前来草堂拜访，杜甫喜出望外，写《客至》：

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
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
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。
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余杯。

细读杜甫这些在成都写的诗，真为他感到高兴。大难不死有后福，幸福只在粗茶淡饭间。谢谢他的朋友们，左邻右舍，王县令、朱山人、不期而至的崔县令、高刺史，多亏他们的馈赠，诗人得以安居，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作。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想想他洒扫庭院，竖着耳朵听敲门的样子吧。诗人如此幸福，我们几乎眼含热泪。

请看他的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之二：

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
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

这位黄四娘，身份不详。唐代尊称女人，通常用娘字，有些还用大娘，比如善舞剑的公孙大娘。杜甫一生崇拜诸葛亮，在成都，自然要拜访武侯祠。他写《蜀相》，令其他赞美诸葛亮的诗人望尘莫及。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老杜闲居草堂两年多，佳作有如锦江春水。他加以总结，自己做自己的评论家：“为人性僻

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老去诗篇浑漫兴，春来花鸟莫深愁……焉得思如陶谢手，令渠述作与同游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北方战乱未停，杜甫避居西南，心情格外闲适。他是个老实人，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他是写实派，更是感觉派。诗人忠于自己的艺术直觉，而不是后人套给他的某些公式。不直接写战乱，不等于他没有牵挂，有《恨别》为证：“洛城一别四千里，胡骑长驱五六年……思家步月清宵立，忆弟看云白日眠……”杜甫自视为洛阳人，他怀念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大白天在床上看云，天空中布满亲人们的身影。

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，也到草堂来看他。这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官了，杜甫率领全家恭迎。严武小杜甫十四岁，很喜欢杜甫的诗。而当初杜甫在凤翔挺身营救房琯，严武是看在眼里的。以他地位之高，却待杜甫如兄长。二人对饮，言语投机。严武三十六岁，杜甫五十岁，一个踌躇满志正当年，一个白发萧然历尽沧桑，却显得神态安详。严武赠金，杜甫笑纳，连客套都免了。严武也写诗，常派人接杜甫到府中喝茶，尊杜甫为老师。杜甫坐在马车上，架着腿，悠悠穿过成都的街区。这腿，走过千山万水的。

成都草堂这两三年，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。

严武不调走就好了，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。

6

朝廷又乱起来了，朝廷不乱，好像它就不是朝廷。宝应元年（762年）二月，唐肃宗患病，四月，唐玄宗病死。肃宗因父皇的死病情加重，他宠爱的张皇后、宠信的李辅国趁机作乱。这两个人原系死党，眼看皇权悬空，私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急剧膨胀，必欲除掉死党而后快，大权独揽。皇后与太监斗，各下狠招。张皇后联络越王李系，准备对李辅国下手，岂料消息走漏，太监动作更快，带兵冲进肃宗寝宫，当着皇帝的面，拖出皇后及越王，将其处死。宫中的嫌疑犯，一

口气全杀光，肃宗被吓死在龙床上，追玄宗去了。太子李豫战战兢兢走向那龙椅，是为唐代宗。

宫廷大地震，瞬间波及全国，影响无数人的命运。六月，严武调任京兆尹，兼管修建两个皇帝的陵寝。为皇帝建坟墓，可谓荣耀之至了，朝廷盛传，严武把这件大事干下来，就会当丞相。然而给皇帝修墓，也潜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。严武年轻，欣然赴任。七月启程，杜甫送他，一直送到绵州，写诗说：“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

杜甫送走严武，自己却不能回成都了。成都府少尹徐知道发动兵变，把严武留下的官印抢走，自封府尹兼剑南节度使。少尹系副职，徐知道想正职想得发慌了，如同藩王想做皇帝。朝廷任命高适为成都新府尹，徐知道像个病毒似的发作了，他却不知道，念头一动死期到：仅仅过了一个月，他又被部将李忠厚杀死。这个取名忠厚的家伙，比徐知道更疯狂，杀戮成都百姓，血染长街。据杜甫描述，李忠厚有个嗜好，边看杀人边饮酒，谈笑风生。

八月下旬，高适平乱得胜，进入成都。

杜甫七月底住到梓州（四川三台县）去了。梓州李刺史请他去避乱，估计跟严武有关系。严武的好朋友，官员们都乐于接待。

李刺史调走了，章刺史继任，对杜甫也不错。杜甫一家人客居梓州。

十月，唐军与叛军在洛阳北郊决战，双方二十万人投入战斗，杀得天昏地暗。唐军胜，追杀穷寇，叛军败走范阳老巢，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吊死在河北滦县的树林中。安史之乱告结束，历时七年多。安禄山史思明，分别被安庆绪史朝义杀死，这四个人，都想做帝王，顾不得什么父子不父子，终于携手去见阎王。

大乱像飓风般刮过去了，留下了统计数字：唐帝国每十个人当中有七个消失了。

龙椅害人。

而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的杜甫，为我们留下伟大的诗篇：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

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！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后世学者对此诗赞不绝口。它能打动每一颗流浪的心。

可惜封建时代的学者们，几乎从不追问权力。杰出如司马光，写下洋洋数万字的“安禄山之乱”，却不能越过皇权展开强有力的思考。权力的本质未能得到揭示，悲剧就要重演。

读书人的话语空间萎缩到注六经、摇头晃脑念古文吟诗作赋。唐宋以后，诗歌的博大雄浑几近绝迹。诗与思不接轨，末路自会呈现。

杜甫为何喜欲狂？因为他压抑得太久了。年过半百不算太老，青春作伴好还乡，想到还乡，他把十年前就挂在嘴边的老字扔掉了。

学者指出，诗中连用六个地名，不觉得堆砌。此无他，盖因气韵贯穿所至。

杜甫还乡心切，可是严武又回到成都做府尹了，写信邀请他，令他左右为难。和妻子商量，决定还是去成都。

浣花溪畔的草堂，经战乱面目全非，杜甫回家动手收拾，全家忙了几天，严武派人相助。杜甫写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情绪蛮好。他收拾庭院的时候还说：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。”也许随口吟出，却被后人广泛引用。

不过，老吃闲饭心里也不踏实，杜甫到严武手下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挣钱养家。“杜工部”的称号由此而来。由于严武向皇帝上表举荐，杜甫身佩御赐的绯鱼袋。按规矩，上班要佩带这东西，于是很多急于进身的年轻人看他看不顺眼：这糟老头子神气个啥呀？

吐蕃军又作乱，一度攻陷长安，兵犯四川，严武忙于军事，杜甫却在他的政府里受尽窝囊气。仗打完了，严武回成都，杜甫提出辞职。严武同意了，让杜甫回草堂歇着。反正有他在，杜甫一家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。

没过多久，严武竟然暴病身亡。

三个月前，高适也病死了。包括房琯在内，

三个能帮助杜甫的高官，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，对杜甫是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。一家人怎么活下去？国难到了头，家难无时休。草堂前一棵两百年的老楠树，居然被川西坝子上的风刮倒。秋风它得寸进尺，欺到房顶上，“卷我屋上三重茅，茅飞渡江洒江郊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……”

此间杜甫写诗，哀声不绝。他考虑迁徙，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候鸟。

765年的5月，正是蓉城群芳吐艳的时节，杜甫一家人又出发了。

他打算坐船先到夔州（奉节附近），再向荆州。

船过眉州（今眉山市）、嘉州（今乐山市）、渝州（今重庆），孤舟千里，顺江而下，走了四个月。眉山乐山风光好，他多半滞留过，却没有留下一首诗，可见心情郁闷。他瞄准郁闷写诗，留给我们的千古名篇《旅夜书怀》：

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
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
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
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

这首诗是杜甫的自画像。叹息的声音是巨大的，如明月掷入大江。古人针对这类大情绪发明了一个词，叫浩叹。

杜甫在夔州待了两年，没钱，走不动。他种地卖药糊口，全家总动员，能填饱肚子，只是不停地换地方，两年搬了五次家。大儿子宗文非常能干，养了六十多只乌鸡。杨氏种莴苣，却长出一地野苋菜。杜甫醉后骑马逞能，从白帝城驰下三峡之一的瞿塘峡，坠下马来，很多人上门探望，令他感动不已。

他写《负薪行》，描绘当地风俗：

夔州处女发半华，四十五十无夫家。
更遭丧乱嫁不售，一生抱恨长咨嗟。
土风坐男使女立，男当门户女出入。
十有八九负薪归，卖薪得钱应供给。

……

若道巫山女粗丑，何得此有昭君村？

杜甫缓得一口气，投入生活的热情立见高涨。

他在夔州写了四百多首诗，各种体裁都有。也许他自知年老体衰，下决心和死神赛跑。七言、五言、律诗、古体诗……他空前地锤炼诗歌形式，用不同的形式瞄准内心的节奏。他说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内心波涛汹涌，形式就是内容，呈现为大器浑成的状态。后世学杜诗者易得皮毛，是因为刻意将形式剥离开。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，单靠格律走诗途，如何走得畅通？

杜甫的博大精深，是一生磨难所致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

此间佳作如云：《秋兴八首》、《咏怀古迹五首》、《最能行》、《壮游》……最具代表性的，是被誉为“古今独步，七言律诗第一”的《登高》：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青沙白鸟飞回。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诗写于重阳节。杜甫此时患多种疾病，所以停酒了。他患糖尿病、肺病、风痹，牙齿半落，耳背眼花。据说写完此诗后，左耳完全失聪。他完成了自己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

受苦受难如杜甫，古今中外艺术家，找不出第二个。荷尔德林疯掉了，兰波、策兰自杀了。杜甫活着。

真不忍心提他的疾病。

768年初，杜甫下决心说：“正月中旬，定出三峡！”

他把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四十亩果园送人了。

一家老小上船，顺江东下。送行的夔州朋友多达数十人，有人还是刚认识的。杜甫默念：永别了，朋友们。

两行浊泪是悄悄抹去的。

千里江陵一日还……

杜甫投奔江陵的一个从弟，安顿家小。为生计跑官府，求个一官半职，可他太老了，没人理他。门都不让进。

宗文给他叔父杜观写信说，连糠菜粥都吃不上了。杜观不露面。本来说好在江陵会合的。

英雄末路。杜甫写诗，念叨阮籍的名字。阮籍名言：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！

英雄不停地逃难。移居公安县，也是投奔朋友，但是公安治安太差，大白天抢人。杜甫再移衡州，即今之衡阳。

这匹老马识得路途。有趣的是，杜甫一生爱马。李白自比鲲鹏。鲲鹏扶摇上高天，瘦马艰难行大地。

登岳阳楼，颤抖的手写下中国人永远传诵的诗篇：
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
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
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
浮：极言五百里洞庭湖气势宏伟，仿佛整个宇宙浮于其上。戎马关山北：唐军仍与吐蕃军激战于陇右、关山一带。

洞庭气势，尽在此诗。哗哗流淌的忧国泪，使“祖国”一词，矗立在后世中国人的心中。

衡州的故人韦之晋到潭州做刺史，杜甫又奔潭州（长沙），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。两个儿子没工作呢。杨氏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儿到佛堂祈祷。

然而韦之晋忽然病死了。

杜甫仍未绝望：潭州有他的舅舅，有崇拜他的诗剑双绝的年轻人苏涣。诗人住下来了，忙着开荒种菜、种粮食、打听何处能采药。十几年颠沛流离，他很有经验了。战乱死了那么多人，他全家平安。清明节，偕同苏涣、宗文泛舟湖上，杜甫幽默地说：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。”

他已经看不清花色了，五颜六色连成片，这

也挺好。船在波中摇晃，仿佛置身云端。

过了一个月，潭州骤起兵乱，兵马史和刺史打起来了，全城百姓仓皇逃走，杜甫一家人卷入其中。

到衡州找到那条船，可能就是出三峡时坐的。船体还算坚固，几个月前托付衡州的朋友照看。老夫牵老妻，儿子扶小妹，上船等于回家，漂向耒阳县。偏遇七月大洪水，船停在小岛旁，离耒阳城四十里。县令曾得他一封书信，派人寻找他，送来几十斤牛肉和几坛美酒。杜甫已饿了五天，仅存的一点食物都分给儿女了。牛肉味道不正，管它呢，全家人欢天喜地，还围着酒坛子肉盘子跳舞。过了几天，耒阳县令又派人找他，却只见洪水不见船。县令闻讯大哭，在城北二里处垒起一座坟，纪念他爱戴的苦命诗人。

其实杜甫还没死。他的老船漂在湘江上。他还想回洛阳，走长安。但是腹中疼痛，吃什么拉什么，服药就像吃毒药，大汗不止，忽热忽冷。风痹严重，他已经站不起来了。他咳嗽不止。江风怒号，船身剧烈摇晃，他伏枕写下最后一首诗：《风疾舟中，伏枕书怀三十六韵，奉呈湖南亲友》。

这个人，至死还牵挂亲友。更牵挂他的国家：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……”

7

杜甫活了五十九岁，却好像活了两百岁。他一生经历，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。所幸他三十三岁前生活幸福，加上后来断断续续的好时光，总有两三年吧。他受苦受难二十余年。他是苦难的象征，令人联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他享有诗圣的称号，他又是迎着苦难不低头的圣人。

没人懂得他的内心世界。所有的努力，只是靠近他而已。

唐朝那么多帝王，和他一比，分量都会减轻。他广大的慈悲，他永远的坚韧，他日月般闪耀的才华，使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1962年，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隆重纪念。这使我想起近两年，雨果的生

日,塞万提斯的生日,欧洲几百个城市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缅怀伟人。而我们好像把杜甫忘了。希望在他一千三百年(2012年)的诞辰日,全国都来纪念。

纪念杜甫,记住苦难。

冯至先生说得好,杜甫半生流离,却从未停止歌唱。我读杜诗的印象是,每到沉郁之处,就有一股力量令人昂起头来。这力量来自孔子、屈原、司马迁……也来自广袤的大地,来自生机勃勃的山水、不屈不挠的民间。毅然从军的老头,半夜离家的老妇,新婚送丈夫上前线的烈女子,都给了他力量。

伟大的诗人在大地之上……

想想他的那双脚吧,徒步不下十万里。

想想他的眼睛,投向多少村落,多少带血的城郭。

法国人爱戴雨果,是因为法国人懂得雨果。雨果写《悲惨世界》,写《巴黎圣母院》,写《海上劳工》,为劳苦大众呕心沥血。雨果八十岁生日,几百万巴黎市民从他窗下走过,向他致敬,为他祝福。法国人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伟人,这一点,今天的中国人遥不可及。单看影视剧,皇帝像走马灯似的,龙袍龙椅龙床,太监与后妃,圣旨和下跪……为商业利益而刺激某些本已淡化的民族心理。李白杜甫,我们看不到。

文学传记,同样令人忧虑:某知名出版社面向青少年推出一套世界名人传记,中外各十余本,洋洋大观。我有个爱看书的青年朋友却抱怨说,实在读不下去,宁愿无聊,宁愿睡觉!这事令我震惊。名人,伟人,被那些四平八稳的作家们处理成温吞水,鲜活的生命被装进条条框框,年复一年败坏读者胃口。传统文化名人,除了一张标签,就是一堆乏味的文字。我找来几本翻了翻,作者各有姓名,语言风格惊人相似,不可逆转地朝着平均化。

把传统带到当下,是个巨大课题。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……

杜甫的诗散佚大半,今存一千四多首。名篇近百,大都质朴无华。他生前名气不是很大,不

如李白。他自己说:“百年歌自苦,未见有知音。”他写诗苦,推敲字句、安顿典故、讲究格律。晚唐诗人贾岛孟郊学他的模样,为一个字斟酌半天,勤苦可嘉,佳句有限。杜甫的好诗有如喷泉,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
李杜诗篇,当时有争论的,持反对意见的还占了上风。诗人尚在世,人们宁贬不褒,倒是杜甫,对李白极尽赞美。杜甫这种赞美,也隐含了一个前提:李白的作品同样不为时人看好,李白名气大,主要来自他的三年供奉翰林生涯,以及举止、行动异常。稍后的韩愈说: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,哪用故谤伤?蚍蜉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。”

过了四十年,白居易动情地说:“天意君须会,人间要好诗。”杜甫领会了天意,为人间留下好诗。

白居易一生关注底层,显然受益于杜甫。

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,可能具有代表性:

“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,俱以意为主。意犹帅也。无帅之兵,谓之乌合。李、杜所以称大家者,无意之诗,十不一二也。”

这话是说,意蕴贯穿方为好诗,贯不穿,便是乌合之众。

凡艺术创作,均在此列。

杜诗意境浑阔,他本人,像一台停在半空的巨型搅拌机,国难家难,连同他的天赐伟才都搅进去了。我读《北征》及《咏怀五百字》,这种感觉尤其突出。而形容这种感觉,还得用他的诗句:荡胸生层云;气蒸云梦泽……所谓大境界,今人当知晓,下点工夫是值得的。

《赠卫八处士》云: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?
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
访旧半为鬼,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。
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。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!

写人世沧桑、朋友离合,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诗了。人生许多经典情态,杜诗都有经典描绘。

所谓喜怒哀乐,杜甫胜人一筹,感受更为深切。所以他的生命的长度,堪比二百年。

单凭喜怒哀乐,尚不足以步入艺术的炽热地带。靠什么激活感受?靠读书。杜甫意识到这个,说:“群书万卷常暗诵。”

读书的深层诉求是修炼,是丰富生命。今日之中国,阅读每况愈下,我们真是愧对杜甫,愧对一切先贤。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,如果他的知识仅限于专业领域,拒绝人文修养,那他等于没文化。

生存的技能,思考生活的能力,二者不可偏废。

而一旦偏废,必将导致欲望、意志的恶性循环,不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成长。

杜甫“以事入诗”,诗中常带叙事,古代一些学者很不以为然,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:“杜诗切于事情,但不文尔。”文即文饰、文采。这话令人想到司马相如,相如就很有文采,他写辞赋,是写给帝王看的。学者待在书斋里,却喜欢操官腔,以隐形的权力向艺术施压,模仿权贵指手划脚。这类人衍生千年,改头换面,花样百出,释放变异病毒的能量,比如眼下的“红包批评家”。好在群愚搅扰一时,搅不动长远。陶渊明、杜子美,一个遭冷落几百年,一个遭冷落几十年,可他们还是传下来了,剔尽权力、时尚等附加成分,好诗得以凸显自身。这是中国人的幸运:拥有一长串光辉的名字。

杜甫写羌村,写三吏三别,显然不考虑皇帝

的趣味。忠君和艺术,有个分界线。所谓艺术家的良知,是说他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,包括变形的感受。生活怎么来,他就怎么迎上去。在这个层面上思考,会发现“现实主义”显得有些空泛。杜甫是此时此地的,他是印象、感觉、追忆。称他写实派,不如称他印象派感觉派。他笔下的真实画面,逼真到了梦幻的地步:写出来的场景,总是通向更多的场景。所谓凝练,对生活高度概括,已然跨入抽象艺术的领域,杜甫的诗,是具象中见抽象。我读卡夫卡,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,有类似体验。举《石壕吏》为例,它通篇用白描,简单明白,却叫人读不够,原因何在?窃以为,它是浓缩了一场做不到尽头的大噩梦。

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,晚唐孟棨说:“杜逢安禄之乱,流离陇蜀,毕陈于诗,推见至隐,殆无遗事,故当时号为诗史。”

但杜诗首先是诗,其次方为史。诗是自足的,不必到别处寻找根据。如同思想是自足的,不必跑到思想之外去寻求根据。“思想就像一条鱼,人们却以它在岸上存活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的价值”(海德格尔语)。何谓思想?不妨读读海氏——这位举世公认的、从德语来到汉语中的哲学大师。

伟大的诗篇,乃是思想的近邻。在杜诗中,我们闻到了思的气息,追问的气息。他活得执拗而坚决,诗与思天然接轨。

中国封建社会,缺的不是历史记录,而是照耀生活的思想之光。把杜诗当史书读,是扔了西瓜捡芝麻。

责任编辑 魏心宏

题 书 王梦石